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戰無火關 啟慾念被圍巴刀陣

話說林烈前去挑戰，同武七思鬥了幾合，武七思回馬便走。林烈道：「你不過引我進陣，我倒要進去看看！」來到陣前，武七思朝裡一閃，早已不見。林烈衝進陣內，只見裡面輕雲冉冉，薄霧漫漫，遠峰忽隱忽現，疏林旋露旋藏。把神寧了一寧，下馬緩步前進。雲霧漸淡，日色微明，四面也有人煙來往，各處花香鳥語，頗可盤桓。迎面有座冲天白石牌樓，上寫「不周山境」四個大字，穿過牌樓，路旁遠遠一座高嶺，□分嵯峨。遙見山下立著一條大漢，不知為甚暴跳如雷，喊了一聲，把頭直朝山上觸去。只聽呱刺刺一聲響亮，倒像起了霹靂一般，把林烈振的只覺滿耳鐘兒響兒亂響；再看那山已被他觸的缺陷了半邊。那缺陷處塵土飛空，煙霧迷漫，霎時天昏地暗，好不怕人。林烈慌忙跑開道：「嚇殺我了！從未見過這樣鐵頭！我想此人頭即使純鋼鑄的，也不能把山觸通，大約總是這股怒氣所使。可見孟子『至大至剛』之話，並非無因而發。」前面又有一條大漢立在那裡，也是怒氣衝衝。忽見一隻猛虎，比水牛還大，直向那漢奔去。林烈道：「此人手無寸鐵，這卻怎好！」只見那虎離此人不遠，正要迎頭撲去；忽聽那人大喊一聲，圓睜二目，忽把眼角裂開，冒出幾點熱血，直朝虎面濺去。那虎著了此血，身子幌了一幌，幾乎跌翻，只聽吼了一聲，逃竄而去。林烈道：「剛才那人之頭把山觸通，業已奇極；那知此人眼角之血竟會打虎，可謂奇而又奇！莫非他眼中會放彈麼？即使放彈，也不過替虎搔癢，虎又安能畏彈？可見此人眼角之血竟勝於彈，將來竟可叫做『鐵血』了。以此類推，原來氣之為用，竟是無所不可。」

忽見那面有個婦人在那裡燃火煉石。林烈上前問道：「請教大娘：煉這石塊有何用處？」婦人道：「只因有個大漢把不周山觸壞，天維被他振的也有微缺，我煉這石要去補天。」林烈道：「原來石可補天，無怪杞人要發愁了。」又朝前進，道旁現出一座戰場，有個黑面大將在那裡殺的煙霧冲天。忽聽他喊了幾聲，就如霹靂一般，振的耳根嗡嗡亂響，內中只聽得一句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。林烈點頭道：「氣能蓋世，怪不得孟子有『塞於天地之間』這句話哩。」

游了多時，甚覺腹饑。路旁有許多店面，進前看時，那賣飲饌的只得酒肆、茶坊、蒸餅、饅頭之類。信步走到一個蒸餅鋪。正要進去，只見裡面坐著一人，卻是周朝打扮，不知為甚同人吵鬧，氣的頭髮根根直豎，把頭上戴的冠都衝起來。看罷吐舌道：「這人如此硬髮，若被他打上幾髮，如何受得住！離開他罷。」

走到間壁饅頭鋪。又有一個周朝人坐在那裡，倚著桌案，不知為甚氣的鬚鬚根根直豎，把桌案都戳翻了。嚇的連忙走開道：「這人更惹不得！設或性子發作起來，把鬚子朝你身上亂戳，還戳幾個洞哩！」

又走到一個肉包鋪。裡面蒸的肉包，熱氣騰騰；兩旁坐著無數罪犯，都是披枷帶鎖，鳩形鵠面，個個歎氣唉聲。上前拱手道：「諸位為何犯此重罪？我看你們人人嗟歎，莫非有甚冤枉，誤犯此罪麼？」眾人都歎口氣道：「這是自作自受，有何冤枉！」因手指蒸籠道：「我們的罪都是為他而起，以致弄出人命事來，此時身不由己，後悔無及。但願將軍奉勸世人把個『忍』字時時放在心頭：即使命運坎坷，只要有了忍字，無論何事總可逢凶化吉，不遭此禍了。」林烈聽了，正要答話，忽覺一股棗香撲鼻，那廂有個棗糕店。行至跟前，把馬拴在外面，走進去檢張桌兒坐了。再看那些吃糕之人，個個面黃肌瘦，都帶病容，剛把糕吃了，忽又蹙額皺眉嘔了出來，及至勉強重複吃進，少時仍舊嘔出。又有許多肚腹膨脹之人，也是骨瘦如柴，飲食費力，個個愁眉苦臉，極其可憐。因拱手道：「諸位為何染此重恙？莫非命運不濟，患這孽病麼？」眾人都歎口氣道：「這病何關命運，總是自作孽！」因指蒸籠道：「無非因他而起，以至日積月累，弄的食不下咽，無藥可醫，如今後悔已晚。但願將軍奉勸世人把個『耐』字時時放在心頭：即使命運不濟，只要有了耐字，無論何事總可轉禍為福，不染此患了。」

林烈把蒸籠望一望道：「怎麼此處蒸籠竟如此害人！那邊被他害的都身犯重罪，這裡又被他害的都不能飲食。如此可惡，等我吃了棗糕再同他算帳！」一片聲喊叫：「快拿糕來！」走堂雖然答應，卻把糕拿到別桌去。林烈喊道：「你這囚徒！大約因我後到，不肯把糕拿在人前，難道我連露肘破肩的乞丐也不如麼！再不拿來，你且吃我幾拳！」走堂見他喉急，只得把別桌剩的冷糕湊了一盤送來。

林烈一見，不由心頭火起，拿起盤子，照著走堂臉上連糕一齊擲去，那盤子恰恰插在走堂面上，喊了一聲：「打死我了！」渾身是血，早已跌翻。只見四處蒸籠熱氣直朝外冒。林烈道：「我正要同你算帳，你還朝我冒氣！索性給他一不做、二不休！」雙手舉起大刀，照著那些蒸籠左五右六一陣亂砍；登時自己無名火引起陣內邪火，四面熱氣都向口鼻撲來，一交跌倒，昏迷過去。

次日，譚泰、葉洋進陣，也無消息。文藝□分著急，暗暗命人把武七思兵丁捉了一個，細細搜檢，胸前有一張黃紙，寫著「皇唐婁師德之位」。大家甚喜，立時沐浴焚香，寫了許多分給眾兵，照前說個「戒」字，帶在胸前。到晚，派魏武、尹玉、卞璧各帶兵馬一千進陣，余承志、洛承志帶領接應眾兵，只等號炮一響，就衝殺過去。那知等之許久，竟似石沉大海。文藝又將那兵丁提出再三拷問，受刑不過，才說出實情：原來身上雖帶了黃紙，仍須寫個「忍」字焚化，跪吞腹內，方能進陣出入自如；但不許動怒生氣，一經誤犯，更有性命之憂。文藝命人把他打入囚籠。即如法炮制，果然把陣破了。攻進城內，武七思久已逃竄。城上供著共工、霸王、蘭相如、朱亥諸人牌位，當即焚毀。陣內所困譚泰、葉洋、林烈三人均已無救，隨即盛殮。大兵陸續進關，宋素安撫百姓，秋毫無犯。文藝把西水關章氏弟兄分了兩個來此鎮守。

歇宿一宵，正要起兵，只見女營來報：文蔚之妻邵紅英、林烈之妻林書香、譚泰之妻譚蕙芳、葉洋之妻葉瓊芳，俱投環殉節。章、文兩府弟兄聽了，好不傷悲，只得裝殮題和，同眾人之柩寄在一處，並派兵丁看守。

這日來到巴刀關安營下寨。次日陽衍出去挑戰，同武五思鬥了兩合，即引進陣去。陽衍進了巴刀陣，但覺香風習習，花氣溶溶，林間鳴鳥宛轉，池內游魚盤旋，各處盡是畫棟雕樑，珠簾綺戶，那派豔麗光景，竟是別有洞天。於是下馬緩步前進，微聞環佩之聲，只見有二女子遠遠而來，生得嬌妍絕世，美麗無雙。那路旁的鳥兒見了這兩個美人，早已高高飛了；池內游魚，也都驚竄深入。又有一個美人不知為甚忽然用手捧心，那種張日蹙額媚態，令人看著更覺生憐。轉到前面，順步看去，接連連盡是絕美婦女；也有手執柳絮的，也有手執椒花的，也有手執錦字的，也有手執團扇的，也有手執紅拂的，也有手執鮮花的。個個彬彬大雅，綽約絕倫。意欲上前同他談談，無奈這些婦女都是正顏厲色，那敢冒昧唐突，惟有空懷羨慕，徒自垂涎。看了多時，只得歎氣另向別處走去。

行未數步，兩旁俱是柳巷花街，其中美女無數，莫不俊俏風流。正要上前談談，忽聞一陣花香，原來路旁一片芍藥，開的甚覺爛漫。花間走出一個美女，懷抱琵琶，手執一枝芍藥，笑道：「郎君到此，即是奇緣；果蒙垂青，願諧永好。」

陽衍正在心蕩神迷，一聞此語，慌忙接過芍藥道：「承女郎見愛，何福能消！但未識芳閨何處？」女子道：「儂家離此甚近，穿過這條花街，過了那條柳巷，前面一帶桑林便是。婢子先去烹茶恭候，望郎君玉趾早臨。」即向桑林去了。陽衍樂不可支，剛要舉步，復又付道：「莫非他要害我麼？」思忖多時，忽又笑道：「癡子，癡子！天下豈有美人而能害人理！況如此絕色，即使不測，亦有何妨！」於是急急趕去，歡歡喜喜，成其好事。

次日，章芹、文萇、文崧也衝進陣去。隔了一日，武五思命人把陽衍、章芹、文萇、文崧四個屍首送到大營，並勸文藝、章葑「早早收兵；若再執迷不醒，這四人就是前車之鑒」。文藝、章葑見兄弟被害，□分悲慟。登時傳到女營，陽墨香、戴瓊英聞知此信，即到大營，撫著陽衍、文萇屍首慟哭一場，姑嫂兩個，旋即自刎。

田秀英、田舜英得了丈夫凶信，把文崧寶劍每人各拿一把，暗暗騎了兩匹馬，來到陣前，口口聲聲只要武五思出來答話。兵丁報進，武五思乘馬出來，遠遠望見秀英、舜英，不覺喜道：「孤家正在歸居寂寞，那知天送兩個絕色女子與我！」一面思想，已到

陣前。

正要細細盤問，秀英、舜英早已右手執著寶劍，左手抖著絲韁，望前奔來。武五思看見二人執劍放馬，全不在部位上，純是一團溫柔嫵娜樣子。看了又是好笑，又是可憐；意欲把兩個活捉過來，又萬萬不能。只得狠一狠道：「如今只好留個絕色，把那姿色略次的結果了罷。」即舉大斧，向著舜英迎頭砍去，舜英馬望旁邊一攏，一斧砍空；隨又一斧，才把舜英砍下馬來。秀英一見，那敢怠慢，雙手舉劍，用盡平生之力，趁勢一劍刺去，恰中肋上。武五思喊了一聲，坐不住雕鞍，跌倒在地。秀英慌忙也跳下馬去，一連又是兩劍，早已結果。眾兵見秀英如猛虎一般，誰敢上前，一齊放箭。秀英跨上馬去，身上業已中箭，仍催馬上前，又傷了幾人，登時死於亂箭之下。及至文藝得信，帶兵前來接應，秀英、舜英已經被害，幸喜把屍首搶回。來到營盤，誰知文稔因在陣內未受大傷，竟自甦醒過來，文藝喜出望外。把眾人殯殮，寄在廟內。

次日，宋素同卞璧也困在陣內。這裡四處派人捉拿武氏兵丁，偏偏一個也捉不著。眾公子正在發愁，恰好燕紫瓊從小蓬萊回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